

G E M I N I

简迷离 落幕之舞

THE LAST NIGHT OF MONSTERS



希人之夜

THE LAST NIGHT OF MONSTER

This is a story created by Gemini
这是一个由简迷离编造的故事

苏娜 ★ 著



YZLI089012852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落幕之舞/苏娜著. —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0.4
ISBN 978-7-5385-4543-2

I. ①落… II. ①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8801 号

落幕之舞

作 者	苏 娜
责任编辑	张晓峰
装帧设计	苏 娜
出版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130021)
印 刷	小森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16
印 张	20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85-4543-2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托比的节目单

TOBY'S SHOW LIST

第一章.....落 幕 之 舞.....	001
第二章.....钢 铁 侠.....	039
第三章.....喷 泉.....	073
第四章.....迷 离 宫.....	097
第五章.....奇 光 异 景.....	123
第六章.....留 下 来 吧.....	151
第七章.....大 象 的 葬 礼.....	181
第八章.....人 偶 攻 陷 剧 院.....	205
第九章.....滴 滴 答.....	233
第十章.....箱 形 鱼.....	263
第十一章.....新 界.....	281



第一章

落幕之舞



chapter 1

The Last Night of Monsters





A. 婴儿

婴儿并没有死！

这初生的婴儿！

她并没有死！

她并没有死在那个倒霉女人的圆肚子里，也没有死在那个倒霉男人的大臭脚下！面对千险万阻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一丝懦弱，而是在这场生死决斗中愈战愈勇！哦，这出类拔萃的小家伙！她活了下来！她创造了奇迹！她甚至让我自豪！

让我自豪？对对对不起，这必须跟我扯上关系！是的，我很激动，我我，我甚至有些语无伦次，可这必须跟我扯上关系！因为，因为我就是她！她就是我！

所以，令人振奋的产房喜讯应该如此宣布：

嘿！嘿嘿！是我！是我！我没有死！

等等，你们肯定听糊涂了，或者以为我脑子出了什么毛病。

不！没毛病，一点儿没毛病！相反，可以说我是这世界上头脑最清晰的人！

好吧，还是让我们回到一小时前的人肉博物馆吧。对，没错，看看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嗯，是的，我们在这座举世无双的博物馆里，我们还来不及参观那些不可思议的展品，而掌柜迪蒙突然气急败坏地快步走了出来。他一定气坏了，大胡子被吹了起来。听着，这没什么不好，肯定是什么事情或者什么人彻底地激怒了他。这厚颜无耻的老贼也有今天，他终于受够了，是他滚蛋的时候了！他东倒西歪，将那些举世无双的展品砸得稀巴烂！他破口大骂，盛怒让他变得口齿不清，词不达意，一棵桑树被辱骂成槐树。

哦，这个迪蒙，他是个艺术家，一个不折不扣的假惺惺的艺术家！制造栩栩如生的蜡人儿，这博物馆里的每一个蜡人儿都是他的情人！她们看上去太像真的了，她们比真人还真，她们诡异、生动、毫不掩饰自己的虚情假意，而迪蒙无疑是她们的主人，他正是这个凶残而痴狂的伪造人肉的帝国的君王！可现在他发誓要永远地离开这儿，离开这个他亲手建造的地狱，决不再他妈的回来，决不！

博物馆里只留下三个人：

第一位是多利，他是迪蒙的儿子，他正和一个胖女人急切地说着什么。

第二位就是那个胖女人，她叫胖索拉，她站在阴影里。

第三位就是我，当时我就正被困在胖索拉的肚子里！周围全是水，哦，全是水，我喜欢水，我太喜欢水了，因为我，我可以说是一名天生的潜水高手！可不知道为什么，这时候我突然有些坐立不安，是的，有一点儿，也许就是一念之差，我突然开始反感这些水，我突然觉得我并不应该在水里待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突然产生这些奇怪的想法，这是我第一次对水产生了怀疑，大概是因为我在水里已经待了太长的时间。哦，10个月了！听着，我受够了这些水，它的颜色正在变得混浊……

就在这时候，胖索拉突然莫名其妙地激动了起来，她的身体因此发生了一次小规模地震。这加深了我的不安，老实说，我难受极了，有些手忙脚乱，因为她局促的心跳声好似沉闷的雷鸣一样击中了我。一次又一次，哦女人，这就是女人，她们总喜欢莫名其妙地心跳加速。还喜欢不断地，不断地把苦不啦叽的眼泪吞到肚子里。是的，胖索拉又哭了，她又哭了，因为不同的原因，她总是这么做。而她的泪水对于那个正被困在她肚子里的倒霉鬼——我来说简直就是一场暴风雨。你们可以想象我当时的处境了。

是的，多利，没错，这一切都与多利有关。多利，多利！让人啼笑皆非的多利！年方十四的大个子多利！这臭小子被胖索拉称做“绿眼睛鬼”。10个月来他一直像绿头苍蝇一样嗡嗡嗡围在胖索拉的周围。有他在的时候，胖索拉一部分时间是快乐的，总是被他逗得咯咯笑。可是另一部分时间里，他就像一个无耻的讨厌鬼，不断地惹她生气，让她难过，而胖索拉就是这么傻，还总跟他在一起。哎，恋爱中的女人统统是瞎子，统统是傻瓜，她们看不到一个人的本来面目。只有我，只有我意识到了多利的危险性，直觉

告诉我，他将会干出让人震惊的事。这是个伟大的察觉，可我无法告诉任何人。

多利，他是一枚炸弹！有他在，就总有倒霉的“爆炸”会发生！

此时此刻，我只能通过声音来监视多利的一举一动，他说话的声音与平时大不相同，带着愤怒和绝望的气息。他是个滔滔不绝的人，嘴皮子翻飞简直比得上一些中年妇女噼里啪啦嗑瓜子的速度。不不，他根本就是个只管说话的机器人！这会儿工夫，他又对着胖索拉说了很多话，比以前任何一次都多，大喊大叫、急人急语、字句铿锵。他将他所使用的每一个色彩斑斓的充满感情的词汇都狠狠地砸到胖索拉的鼻子上去，并将一些黑色的、客观的、冰冷的词汇砸到地上。而胖索拉将所有的这些词汇都捡了起来，并将它们塞进自己那两片天真的耳朵。不！小心，胖索拉，只有我意识到了多利的危险性！哦，只有我，直觉告诉我，他快要爆炸了！

我必须得提醒胖索拉，她一定还蒙在鼓里。于是我开始模仿一只耗子的发疯，是的，一只意识到危险的光溜溜的疯耗子，一只困兽，在她的窝里，她必须要用她疯狂的爪子将这座囚笼给搅得稀巴烂以引起×××注意。

然而一切都是白费力气，没有人答理我。没有人会对一个待在别人肚子里的人感兴趣。没有一个人会听取她的意见。没有一个人！人们总是自以为是。

就连胖索拉也没有理会我的胡闹，虽然我显而易见地弄痛了她。撕心裂肺的疼痛已经完全扭曲了她柔软的身体，可她竟然张开双臂抱住了多利，就好像一只气球抱住了一根电线杆子。天啊，这个圆不溜湫的大傻瓜！要知道多利，他大多数时间都在装斯文，可只要他脑子里的一根发条被拧上了，他就会原形毕露，变成一个不着边际的魔鬼，哦，他太危险了！

这个拥抱奏效了，多利显然对胖索拉转变了态度，要知道没完没了的激烈争吵绝对是没有意义的。尤其是对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激烈争吵绝对是浪费表情。这时候的多利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格外温柔的人，他制造了一阵由甜言蜜语而构成的风，带着樱桃的味道，吹拂着胖索拉的脸蛋。这让胖索拉似乎看到了一丝清晨的阳光，哦，她肯定美极了，阳光的笼罩改变了她的颜色。

在这样一个美妙的时刻，没有人知道胖索拉在想什么，也没有人知道多利在想什

么。因为没有人能钻进别人的脑袋，没有人。也许人们只是看到多利捧起了胖索拉的圆脸蛋，就像捧起一个红彤彤的苹果，啊，这一定是个甜蜜透顶的苹果。

在这样一个美妙的时刻，我敢肯定所有人都想为他们鼓掌，这对儿让人羡慕的小恋人啊，总是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争吵，哈哈，又总是重归于好。是啊，让所有傻瓜都来分享他们的幸福时刻吧，来吧，别假装不好意思。

可我敢说，根本就没有一个人看见了后面所发生的事，除了我。对，除了我，因为只有我看见了，你们都稀里糊涂地错过了这场大戏真正的高潮！想知道接下来都发生了什么吗？那你们就只能听我来八卦了。是的，就在几秒钟以前，借着啃苹果的时机，哦不，借着亲吻胖索拉的时机，多利，多利他突然一口咬断了胖索拉的舌头！

什么？！

没错，难以置信，不是吗？你们全被骗了！你们肯定还以为这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甜蜜的吻，可你们错了！幸亏还有我，只有我能还原事实的真相。我是唯一的证人。那一刻我的眼珠子就，就，就正好待在胖索拉的嗓子眼儿里，因为我太想体会一下那个甜蜜的吻了，那一定比樱桃还香甜，可没想到的是，我却看到了那个可怕的血腥的场景！毫无疑问，眼珠子们被惊呆了，我甚至来不及思考，这个情节发生得非常快，简直是义无反顾，犹如一道闪电。

那条孤独的舌头留在了不属于它的嘴里。

天啊，天啊，难道真的只有我看见了真相？！你们这些傻瓜还正准备为甜蜜的亲吻热烈鼓掌呢！不行！不不不！！！这太荒唐了！这不公平！臭多利，你都干了些什么？啊？你干什么不好，你偏偏要咬断胖索拉的舌头？为什么是舌头？你这个无耻的凶手！魔鬼！你知道吗，你就这样剥夺了胖索拉说话、唱歌、品尝樱桃美味的权利！并且，一根舌头的重要性很可能远远地超越了说话、唱歌、品尝樱桃美味，只是我暂时想不出别的用途了。总之，你为什么这么做？你凭什么这么做？！

愤怒第一次光顾了我的全身。

紧接着，是让人坐立不安的怜悯。

哦，可怜的胖索拉！她一定疼坏了。我温柔地拍打着她的肚皮，她那胖乎乎的柔软

的肚皮，是的，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够给她一丝安慰。可她并没有答理我，而是傻乎乎地保持原有的姿势待了那么几秒钟，默不作声，然后，突然地，她就像一座被摧毁的堡垒一般倒下了。

我被困在这座倾塌的堡垒中……

是的，每一个婴儿都是来自于一个这样的人肉堡垒，那就是他们母亲的圆肚子，而所有的小宝贝都会在这儿潜水、玩耍、长大！我的堡垒，也就是胖索拉的圆肚子，老实说，是有些沉闷的，体积也略小了些，可我仍然隐隐约约地喜欢着她，那是一种天生的没有任何理由的喜欢……而她却倒下了……我则被掩埋在废墟里……她的身体的柔软碎片所构成的废墟……这时候下起了鲜红的雨……

她怎么了？

……

为什么默不作声？

我不能再听到她的心跳，我太熟悉她的心跳了，就像春天的闷雷，可现在它消失了……哦，还有，她疾风骤雨般的笑声和小尖号般嘹亮的哭声……还有她呼吸的声音，是的，她呼吸的声音来自于一把手风琴的风箱……天啊，这到底是怎么了？这一切一切由她演奏出来的并且从未停止过的美妙的声响，都急速而彻底地消失了……

她，她，她？

她死了？

死了？

她死了！！

我本来来不及多想，这时候，一扇小窗户打开了，我周围鲜红的水如同找到了出口，它们疯狂地冲向这扇窗，头也不回地永远地离开了这个女人的身体。

而我，我被流水卷了起来，像一叶孤舟，又像一只孤独的笨小鸭，踉跄着向那个出口游去。是的没错，我突然醒悟了，就这么突然明白了我应该做的事，那就是，离开这儿！我卖力地划水，全力以赴，这才是我的使命。啊，我甚至看到了一丝来自外界的光！天啊，难道这就是我要永远离开这个女人的时刻了吗？我终于要离开她的身体了！

我还以为我会一直待在这个鬼地方呢，我还以为我就是这个鬼地方的一部分呢，然而不不不，我就要离开这儿了，我就要降生了！原来这就是降生，原来降生就是离开母亲的身体。是的，没人告诉我这一切，而我的脑袋瓜突然自己开了窍。天啊，这难道不该是一个值得庆祝的事件吗？乌拉！胖索拉，拜拜啦！

我刷地乐歪了嘴，甚至跳起了海豚舞。一想到我终于要出去啦，我就兴奋得快要爆炸。这种兴奋完全掩盖了胖索拉死去所带来的那么一丁点儿的愤怒、悲伤以及莫名其妙。啊哈哈，我甚至扭起了喜庆的秧歌儿。是啊，苦日子终于到头啦！我终于不用再躲在别人的肚子里隐姓埋名啦！我终于可以正式亮相啦！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我倒霉的大脑袋瓜子一下子被卡在了那扇小窗户上，一个正着。

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我并未料到这个小窗户是那么小，或者说我并未料到我的脑袋瓜有那么大，总之脑袋瓜北半球从那儿顶了出去，其余部分则留在了屋子里。我使出浑身力气，不断地手舞足蹈，拖拉挤压，然而这毫不管用，脑袋瓜依旧是被死死地卡在那儿，进退两难。啊？怎么会这样啊？怎么办啊？不会就这样结束了吧？要知道，我多希望窗户外面的多利这时候能伸出一只手帮帮忙啊，毫无疑问，他一眼不漏地看到了这场情节曲折的大戏，他绝对有办法将我整个的南瓜脑袋给揪出洞口。

而他，该死的绿眼睛鬼，不但没有搭手帮忙，还竟然落井下石、趁火打劫！我实在不敢相信，在这人命关天的节骨眼儿上，这家伙竟然对着我的脑袋瓜，狠狠地踢了一臭脚！

什么？什么！！

天啊，这个无耻小人，原来他想杀死我！我的预言没错吧？！多利就是一枚炸弹，一个连环杀手！刚刚莫名其妙地杀死了胖索拉，现在又轮到，咬别人的舌头，踢别人的脑袋？简直是岂有此理！他怎么总使用这些卑鄙下流的手段？

哦是的，这并不难，用一只大臭脚踢碎一个脆弱的脑袋瓜，多利似乎就要成功了，这一脚可以说踢得相当漂亮，我仿佛坐火箭飞上了九天，我又整个回到了胖索拉的肚子里。水差不多已经流干了，接着开始流番茄酱，而我就像一头被搁浅的鲸。我几乎认为我就要死了，要知道，我很有可能就这么死掉，拖着一个受了重伤的头。死？天啊，我

甚至还不明白它的含义，就好像胖索拉的死，我根本还未来得及体会。

对于一个还未出生的婴儿来说，生死根本就是无关紧要的，没有任何婴儿会惧怕死亡。

没有任何婴儿会惧怕死亡！

当婴儿变成和多利一般大的小大人的时候，她才会发神经，错把死亡当成一生中最可怕的时刻！没错，我敢肯定，多利此时此刻已经吓得屁滚尿流了……

这家伙从未见过如此诡异、如此血腥的场面！

那么就别着急，别着急，让他喘口气儿，让我也喘口气儿，就让一切变得非常安静，让时间静止……是的，让时间静止吧，这样，多利就能够把刚才发生的这一切仔细回想一番，把事情梳理清楚，充分地思考，充分地后悔，并理智地做出新的决定……

我并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因为人们很难测量一段几乎静止的时间。我只知道，后来，一把金属利器就这么被一只颤抖的手拿了起来，它要完成一个任务，画一条尽量直的线条，划破我所在的人肉堡垒，也就是胖索拉的圆肚子，一切就这么简单。

金属亲吻着人类的肉体，就好像锋利亲吻着软弱，秩序亲吻着无序，没有什么能阻挡溃败伤口的前进……

而慢慢地，天亮了！

胖索拉的肚皮变成了一扇敞开的大门，刚刚刷了一层红色的油漆，我被人从这扇门里给揪了出去！

一时间，空气、阳光、灰尘、红色的油漆，急切地亲吻着我的全身，我的全身！我开始疯狂地呼吸，呼吸，呼吸。天啊！我是如何学会呼吸的？我哪儿知道，可这就是我与这个世界的第一次接触。我的天，这是多么全新的感受！与水中的世界如此不同！哦，我并没有打喷嚏，也没有没完没了地哭，我首先要干的事，是擦亮我的眼睛。

呵呵，嘿嘿，哈哈哈哈哈！原来这就是你们的世界！

老实说我根本来不及去观察这个世界。我正被剧烈的兴奋笼罩着，这导致我完全找不着北。不过没关系，不着急，对于一个世界的观察绝对不能草率行事，有的是时

间。

总之，就这样我们来到了这个故事的最开始：婴儿并没有死。



B. 乔伊77

好的，是不是太啰唆了？知道了知道了！婴儿并没有死，她没有死！并且我就是那倒霉婴儿，并且，我终于在此正式亮相。亮相，好极了！那么，下面是否应该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呢？

呵呵，我是乔伊77。对，没错，别以为自己听错了，我就叫“乔伊77”，这是我的名字，是胖索拉给我起的。她以前很喜欢对着我说话，每次她想要跟我说话了，都会轻轻拍打自己的圆肚皮，总共7下。对我而言那可是一堵坚韧的墙，所以每次我都会卖力地用臭脚丫给她踢回去，也是7下，哈哈，这就是我们的暗号！接着，胖索拉的倾诉就会从下面这句话开始：“乔伊77，哦，我亲爱的小甜心乔伊77”，总是这么几个字，她每次都这么开始，从不偷懒，然后她才会唧唧喳喳地说其它的话。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说了我的名字的来历，应该再说说我的来历。这还得说到多利。你们可别以为多利是个风流倜傥的大人，其实他不过是个小屁孩儿，只有14岁，还能对他有什么指望呢？他的母亲生下他之后就离家出走了，后来被警察送进了曼德曼疯人院。她患有强烈的臆症和歇斯底里症，她恨世界上所有的人。而多利的父亲就是大恶棍迪蒙，不用再多说了，这破老头儿就是人肉博物馆的馆主，他是一位天才的蜡像艺术家，可他更是一个天生的恶棍！对于自己的家庭背景，多利颇有微词但也无能为力，哪个倒霉蛋又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父母呢？这本来是芝麻小事，可多利却最喜欢把芝麻当成大西瓜。他经常喋喋

不休地纠缠家族关系，对于自己的来历他可以说上三天三夜。这还不算，他还总是分析我的来历，一口咬定我就是胖索拉和迪蒙的私生女。呵呵，这样一来我和他就成了同父异母的兄妹。可正是这一点让他蒙受了奇耻大辱，因为他很喜欢胖索拉，而同时，他非常憎恨自己的父亲迪蒙，他做梦也想着怎么让胖索拉和迪蒙一刀两断，这样他就能按照密谋的计划带着胖索拉远走高飞。可上帝创造了我，哈哈，我！是我搅乱了多利带着胖索拉私奔的鬼主意。总之最后，我成了替罪羊，一个十恶不赦的怪胎。我的身上同时流着天使与魔鬼的血液，并且象征着一个美梦的破灭。哈哈，这让多利坐立不安。要知道他不过才14岁，又怎么能够缕清楚事情真正的关系？才14岁，这很重要，这几乎是有关多利最重要的一个信息了，一个14岁的半大不小的家伙！

当然，这些家族密史可都是我在胖索拉的肚子里偷听到的，多利天天在胖索拉的肚子外面说这些事，没完没了，当然其中关于他们私奔的计划，显然是很刺激又很糟糕的。

总之，此时此刻，我正在胖索拉的肚子外面会见当事人。

那好，还是描述一下此时此刻的情形吧！

大名鼎鼎的多利，就在我的鼻子尖的正前方，与我所想象的模样完全不同，哦，他看上去简直就像一个噩梦！头发乱七八糟的像个破鸡窝，两只眼睛疲惫得好像两位快断气的穿着绿色运动服的长跑运动员，而他的嘴上，手上，衣服上，全是番茄酱。哦不！不不！不是番茄酱也不是红油漆，是鲜血！胖索拉的血！

要是换作别人早就被眼前的景象吓得魂飞魄散了，而我小小年纪之所以泰然处之，完全是因为我不是别人，我是乔伊77，独一无二的乔伊77！总之，从今以后，别拿我跟别人比较。

好吧，哈哈，多利，我甚至并不那么恨他，虽然他咬断了胖索拉的舌头让她一命归西，还试图顺道收了我的小命，虽然我知道他是个危险的讨厌鬼，但真的，我并不恨他，甚至连厌恶都没有，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反正，自打见到他，我怒气全消。

也许是因为他看上去太像一个噩梦了，总之，我宣布，我非常喜欢他！

“嗨！多利，我是乔伊77。”

我终于忍不住羞答答地对着他打了声招呼，这可是我对这个世界说的第一句话。

“啊！”多利尖叫了一声，差点儿松手。你们完全可以想象他有多么夸张的表情，如同他发现自己手里抓着一个怪物！而事实正如此，没错，可怜的多利刚才充当了一回接生婆，完成了一个惊心动魄但可以说完美的剖腹产手术，他正双手举着一个浑身滴着水的倒霉女婴，那就是我！不巧的是，我没沉住气跟他打了个招呼，这让一切变得毛骨悚然。是的，没错，打招呼，张嘴说话。哈哈，一个初生的婴儿！当然，我完全不认识这个可怕的声音，这就是我的声音？天啊，真难听！这与我每次在头脑中与自己对话时所发出的声音完全不同。

“什么？你……是你……刚刚……在说话？”

“嗯！一点没错！”

“啊！”

多利的表情非常夸张，眼珠子都快从眼眶里蹦出来了，但他却不敢正眼看我。

“不不不！这这这不可能！你不可能说话！啊哈，哈哈，哦不，呸！怎么可能？！大猩猩跳踢踏舞？那可都是骗人的鬼把戏！”

“喂，多利，什么大猩猩？我是乔伊77！”

“乔伊77？不不，你是胖索拉！哈哈，搞恶作剧？别装了！你×××绝对是胖索拉！想吓唬吓唬我？！”

“无理取闹！我怎么会是胖索拉？我是乔伊77！”多利这傻瓜怎么说我是胖索拉？我有胖索拉那么胖吗？差远了！难道仅仅是因为我刚刚从她的肚子里出来，就代表着我是她？这是什么鬼逻辑！？

“这么说你是她的（多利鬼鬼祟祟地打量了我一番）女儿！我的上帝！耶稣基督！天啊，不！要相信科学！你是她的女儿，刚出生，可你居然会说话？嗯？这很有趣儿。我呸！你，你你到底是谁？说！你是魔鬼？给我如实招来！你是外星人！”

“多利！我是乔伊77，别忘了刚才可是你亲手把我从胖索拉的肚子里给揪出来的！哈哈，要让我自己从那个小窗户爬出来？那确实可以说好比是让大猩猩去跳踢踏舞。哈哈，其实我老早就想出来了，你不知道呢，总待在别人的肚子里能把人给闷死。哈哈，现在我彻底解放了！”

“呸呸呸！什么？乔伊77？好吧听着，乔伊77，在地球，没有人刚从娘胎里出来就能张嘴胡说八道，绝对没有！那些有关特异功能的报道全是恶作剧！听明白了吗？别装蒜了，你你，你绝对有问题！”

“我绝对没问题，就是个普通人，一个刚出生的小小人，我发誓！多利，你不能被一个奇怪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确实跟胖索拉有那么一丁点儿的关联，可我就是我，我是这儿的独立新成员，哈哈，准备参与你们的游戏。老实说我还不太了解这儿的规则，可是，请你不要拿我跟别人比较，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

“去你的吧！头脑发热的瘦不啦叽的诡辩家？！少跟我来这一套，呸！你说起话来，跟胖索拉简直是一个腔调！”

接着多利开始自言自语：“……安静安静，我，我，我得安静下来……深呼吸，好，就这样，哦，我可能是太累了，刚才发生了很多很多事，一系列让人作呕的喋血事件……我还惊魂未定……天啊，可怜的胖索拉……不不，我可没疯……我可不是疯子……但破脑壳子肯定是受了太多刺激，刺激，于是我产生了一些幻觉……对！幻觉！一些×××，可怕的，荒唐的，幻觉！这全是幻觉！幻觉！”

“不，多利，我可不是什么幻觉，我是乔伊77，是个货真价实的人人人人人人人！我还要说多少遍你才能听明白？啊？……听着多利，喂，请你别再这么举着我了行吗？这姿势让我非常难受，你知道吗，双腿悬空，被人架着胳膊窝，并不受用。你还是把我放到地上去吧，我得走两步。”

“什么？哈哈哈！×××走两步？就你？想要下地走两步？乌拉！说不定还能来上一段杂技技巧复杂的踢踏舞。啊？或者，您是不是准备赏脸表演一套高难度系数的自由体